

紫微园的前世今生

□郑苏芹 □沐 应春柳 整理

漫步经过紫微园门口时 ,记忆中池塘里的菱角、紫微塘沿的小路、老宅在脑海中浮现。紫微塘及周边那一带 ,是伴我度过童年时光的家园。沧海桑田 ,曾经熟悉的风光被本世纪初建造的紫微园取而代之 ,00 后出生的人估计不知道昔日紫微塘的模样了。

昔日的紫微塘在永康城西面 ,从解放街往西经过武义巷自和让桥头一直沿伸到西津村 ,那儿有一口偌大的水塘 ,面积约2000平方米 ,比西街的清丝塘、河头的芦埠塘大得多。

上世纪50年代的紫微塘沿 ,一早就可以看到街坊邻里的姐妹们在此浣衣洗菜 ,而塘的另一隅则有人在洗刷马桶、尿桶。夏天的时候 ,池塘里生长着许多水葫芦外 ,还养有很多菱角 ,水面一片碧绿。而菱角和水葫芦被一根根细长的竹竿子分隔成一块块 ,每一块代表一户人家 ,远远看去就像一丘丘田。蹲在池塘边 ,有时还可以捉到小鱼儿、小泥鳅。

小时候 ,我认识一位采菱的阿婆 ,她家住在武义巷与虹霓巷交界处的一座大牌坊旁边。那时 ,父亲经营小生意 ,常去阿婆那里买生菱角 ,买回后煮熟了再出售 ,以此赚取微薄的差价。我家住梁枫桥巷口 ,父亲去她家买生菱角的时候 ,就经常带上我。

有一次 ,我看阿婆坐在一只又笨又圆的大木桶菱角桶里 ,划到池塘中 ,挪出身子往池塘里捞嫩菱角茎 ,菱角桶被她的体重侧起了身。只见她伸出双手拉起菱角茎 ,再翻个面 ,娴熟地摘下一颗颗菱角 ,悉数放入竹篮中 ,不一会就摘了满满一篮子。岸上的我看得心生艳羡。阿婆问我是否想来摘几颗的时候 ,我连忙点头。阿婆就划过来靠岸 ,伸出一双被染得发紫的手拉着我 ,待我战战兢兢地一脚踏进桶里 ,菱角桶就晃动起来。我顿时心生怯意 ,阿婆嘱咐我别慌别怕。离岸后 ,我刚刚伸手拉起菱角茎 ,菱角桶又晃起来了 ,我连呼救命 ,喊着要上岸。那时 ,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爬上岸的 ,站在塘沿瑟瑟发抖许久。再后来 ,尽管阿婆用甜嫩的生菱角诱惑 ,我还是无法战胜心中的恐惧 ,再也没有尝试采菱角。

紫微塘东南侧有一所基督教堂(永康人称之为耶稣堂) ,每到周末就有不少基督教徒去那做礼拜。教堂附近有一所程铿先生独资兴办的浙东聋哑学校 ,该校在永康特殊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司巷小学和聋哑学校之间隔着虹霓巷和几幢民房。上世纪50年代 ,我就读于大司巷小学 ,班长

田松岩的母亲(程铿的长女)程雪斋女士当时是聋哑学校的实际掌门人。放学后 ,我和同学们常常去聋哑学校玩 ,我就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一样 ,流连于那里的花园洋房、假山水榭、亭台楼阁、奇花异草 。那是我童年的大观园 ,也是我心中的乐园。在那里 ,我和同学们一起戏水、捉迷藏、爬假山、荡秋千。我还经常看到程雪斋女士弯下腰陪着一群在无声世界里的孩子比划着 ,孩子们表情夸张 ,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有一次晚上 ,我和亲戚去聋哑学校 ,一轮圆月高高地挂在上空 ,留着一头短发的程雪斋女士拉着一个孩子的手 ,热情地招呼我们。月光下的她很美很美。

程雪斋女士的身上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吸引我 ,不仅仅是因为她长得很漂亮 ,还有那柔柔的声音 ,和孩子们打着手势交流时慈祥的神情、优雅的举止 ,无一不让我心生好感。我经常想靠近她 ,而她有时也会拿出一些糕点给我解馋。后来 ,我到上海读大学 ,程雪斋女士还经常让我捎东西给她在上海的妹妹。

说起永康的这所聋哑学校 ,和犹太人还有一定的渊源。方岩人氏程铿毕业于上海美专 ,与胡也频、李懋康、程远松都是永康有名的画家。听我的公公萧幼雄说 ,程铿曾为哈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一名英籍犹太巨商 ,上海滩的地产大亨)一家画肖像 ,哈同甚为满意 ,遂给他一笔不菲的银两。程铿用这笔钱在紫微塘沿置地并建造一座花园洋房式的艺园 。除了程雪斋外 ,程铿另有一女名叫桂红 ,系聋哑人 ,她曾与程雪斋一同上小学 ,程雪斋用手语把老师教的内容转教给妹妹。六年后 ,桂红居然以优异成绩毕业。程铿对此深有感触 ,决心兴办聋哑学校。1948年春季 ,程铿开办了私立浙东聋哑学校 ,校址就是这座 艺园 ,这也是浙江省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当时 ,永康及周边县市如衢州、丽水 ,甚至江西、福建都有不少人慕名前来该校 ,送聋哑儿童入学。

后来 ,程雪斋负责接管这所学校 ,有才有貌的她 ,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特殊教育事业。只是她早年丧夫 ,



后又惨遭迫害 ,其长女田珍珍(时任聋哑学校校长)被关在 文攻武卫指挥部 折磨致死。特殊时期结束后 ,获平反的程雪斋已是满头银霜 ,但命运的不公没有压垮她。她消瘦的身躯笔挺 ,精力依旧充沛 ,举止还是那么优雅 ,那气质风度颇像电影演员秦怡。后来 ,她去东阳创办了聋哑学校 ,这事在1991年9月7日的《金华日报》有过报道。当然 ,这是后话了。

时间像白驹过隙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小时候的紫微塘还有花园洋房 艺园 皆无踪可寻。再回故里 ,首次踏进城内这处小家碧玉的景点 紫微园 曾经的紫微塘 缓缓移步其中 ,虽然院内郁郁葱葱的草木掩映着亭台楼阁、水榭花台 ,踏着园中的蜿蜒石砌小道 ,却没有我心目中紫微塘的大气 ,水的灵气 ,也少了 艺园 的秀气。当年的那些人大部分也已作古 ,但脚下的这块土地却让我感到踏实、温暖。我深知 ,紫微塘已经不再了 ,所有的记忆被肢解 ,想从这里找一堵熟悉的断垣残壁、几片碎石瓦砾 ,也是徒劳。

往事如电影 ,一幕幕在脑海浮现 ,依托的背景就是紫微塘沿这一带热土。时过境迁 ,四季更迭 ,物是人非 ,我的心中不免生出些许遗憾和惆怅。

余村随感

市委宣传部文化惠民暨礼堂建设学习班赴湖州培训学习小记

王武威

余村 ,因村口耸立的巨石上刻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十个红色大字而熠熠生辉 ,也因 中国美丽乡村 示范村而声名远播。

近日 ,市委宣传部组织文化礼堂学习班的学员参观了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浙江省首批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 这些重量级桂冠收入囊中的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此前 ,笔者只曾耳闻未有目睹 ,但仰慕之情一直藏留心间。

余村位于天荒坪镇政府驻地西侧 ,因境内天目山余脉余岭及余村坞而得名 ,村内三面环山 ,北高南低 ,西起东伏 ,群山环峙 ,秀竹连绵起伏 ,余村溪自西向东绕村而过。村内古迹胜景 ,有始建于五代后梁时期的千年古刹隆庆禅院 ,有被鉴为 江南银杏王 的千年古树 ,有近期的矿山遗址

在景区的停车场下车 ,我们避开北面的进村主路向西南小路步行 ,首先闪入眼帘的是余村十景之一 荷塘雅趣 ,荷香阵阵袭来 ,沁入心脾。时值初夏 ,翠竹、绿柳、碧荷 ,不遗余力地争相吐绿。荷花婀娜多姿地摇曳在荷海之间 ,向前来的客人送上热情又朴实的微笑。

走过浸透着荷香的一段路 ,遍地知名与不知名的花儿又热热闹闹地塞满了你的视野 ,让人目不暇接。一座极具特色的 竹境小筑 精美绝伦 ,静静地安放在花海之中 ,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该建筑以竹为材料 ,以群山为背景 ,面向水塔和花海。不远

处 ,还有三三两两的农民在水田里耕种劳作。一幅江南农耕山水画卷自然天成。然而 ,一座水塔却不合时宜地站立在花团锦簇之中。纳闷之余 ,有人解释 ,它是当年开石采矿用的水塔。哦 ,原来是历史的见证。现在它见证着余村的每一个华丽转身 ,也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过往。

余村的发展也有过不堪的时期。那时的余村以破坏环境为代价 ,开山采石 ,建水泥厂发家致富。村里老人说 ,那时候余村的空气都是灰蒙蒙的 ,村中道路坑坑洼洼 ,整日里飞沙走石 ,河里泥浆遍布 ,一派穷山恶水的景象。思路一变天地宽。有远见的村干部调整发展思路 ,变靠山吃山为养山富山 ,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15年前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余村考察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充分肯定了余村关停矿山、水泥厂 ,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 ,并在余村首次提出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重要思想。在这重要思想的指引下 ,余村更加坚定了绿色发展的信念 ,不断探索前行 ,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新局面。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余村的发展向世人展现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样板。全国也由此吟诵出了各式各样的美丽乡村建设曲。在这个过程中 ,不合时宜或无序无规的乡村建设 ,终究还是要被时代淘汰。同样 ,作为乡村的 文化地标 ,文化礼堂建设更应贴实 地气 ,因地制宜 ,守 源 而不迷 流 ,力避



丑女效顰、生搬硬套或千篇一律 ,要让故乡人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家乡的精神文化。美丽乡村的建设核心是文化建设 ,乡村文化礼堂是巩固农村思想的文化阵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之举 ,要切实发挥好 建、管、用、育 的功效。为此 ,凝聚乡愁、成风化俗、立德启智的文化礼堂建设 ,理应成为美丽乡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 核心 。